

刀尖

林 雨 著



萌 芽 丛 书

刀 尖

林 雨 著

萌 芽 編 輯 部 合 編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装帧：何孔蔚

插图：冒怀苏

刀 尖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 10013 字数 85,000 开本 787×1003 毫米 1/32 印张 5 3/8 插页 3

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

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(平) 00001—28500 册

(软精) 0001—1500 册

平装定价(3) 0.46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，收有部队青年作者林雨同志的十篇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，都是取材于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，积极地反映了我军在对敌斗争、战备训练中，在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，所出现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思想、新风尚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；有的作品，还反映了部队“四个第一”~~不断清寒的过程~~，提出了如何严肃地~~正确地~~对待荣誉、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等问题。作品主题思想好，对读者有强烈的鼓舞作用和普遍的教育意义，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。

編輯 例 言

《萌芽丛书》和《萌芽》月刊一样，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。作为丛书，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，那么《萌芽丛书》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。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。

《萌芽丛书》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，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，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。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，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。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，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。

《萌芽丛书》包括：

一、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。自一九六四年起，每年一次，从《萌芽》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编印成集。

二、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，内容范围不限于《萌芽》上发表的作品。未发表过的作品或

长篇不在編选之列；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他們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；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本丛书由《萌芽》編輯部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。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，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。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，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；数量不够的，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，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，編选成集出版。

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，使《萌芽丛书》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綫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，让大家看到无产階級文艺新軍欣欣向榮地成长。

《萌芽》編輯委员会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目 次

紅色子弟	1
拔敵旗	20
刀尖	38
鉄炼成鋼	57
上任之前	70
榕樹下的星期日	82
除夕	96
比賽之前	111
最后一小時	121
五十大關	136
后記	160

紅 色 子 弟

在福建，两千八百公里海防綫上的海域里，有这样三个海島：一个叫作雄猫島，它的形状，恰似昂首待发、准备捕鼠的大雄猫，我前綫部队某团三連駐守在这里。一个叫作大鼠島，为蒋介石匪軍盘踞着。还有一个叫作二鼠島，它在雄猫和大鼠两島中間、稍稍靠近大鼠島的地方，这个島上，既沒有群众居住，敌我双方又都沒有駐軍，大家叫它是空白島。大鼠島、二鼠島，虽是一大一小，但却都象灰鼠一般，伏在滔滔海浪之中。雄猫島和大鼠島，虽是光明和黑暗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但他們之間在地理上的距离，却很靠近，相隔也只有四千米左右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里的敌我斗争，常常要采取动枪动刀的形式。在一九五八年我軍严惩金门蔣軍的时期，在一九六〇年我軍大炮“迎送”瘟神艾森豪威尔的时候，雄猫島上的我軍炮兵，曾經显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威力。今天，說的却是另外一个敌我斗争的小段，叫作：“紅色子弟，海上擒敌。”

刘虎奉命传令

这天一大早，团长、营长就从大陆上来到雄猫島。首长的到来，引起三連战士們的議論紛紛。尽管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但这些猜测却有一个共同之点，都认为这与对面大鼠島上的敌情有关。因为，这两天大鼠島上的敌人活动頻繁，空中也多了三个无綫电頻率，說明敌人各島之間加强了联络。大鼠島旁边的二鼠島上，昨天早上，忽然树起了一面国民党的旗帜。这一切都表明，蔣介石匪帮又要鬧什么鬼把戏了。这次首长的到来，十有八九是来布置对敌斗争任务的。

三連的同志們，在常年的对敌斗争中，鍛出了一股强烈的求战情緒，每遇到这种情况，都爭先恐后的要求完成最艰巨的任务。

九班有个战士叫刘虎的，见首长到来，早就急着去见首长，提提自己的要求，只是因为早上都是全連集体活动，沒有工夫单独行动。直等到开飯，他胡乱吃完了早飯，丟下碗筷便向連部跑去。他跑到連部窗外，这才收住脚，探着半个脑袋，从窗口向里望，只见团长、营长和本連的連排干部們，正围着沙盘在研究情况。他想：“里面正談軍事机密，还是以后再见首长吧！”刚要轉身回班，忽听屋里的团长喊道：

“警卫員，到窗外抓偵探去！”

好厉害的眼睛，就这么一伸头，倒被团长发现了。刘虎刚要跑走，又听营长說道：

“刘虎，进来吧！在外面探头探脑象啥？”

刘虎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：“报告首长，三連九班战士刘虎奉命来到！”

“奉命？”連长笑着說：“你奉誰的命？鬼头鬼脑的。把帽子戴正！”

“是！”刘虎这才記起刚才为了向里探望方便，拉歪了帽沿，忘了正过来。他連忙把帽子整理正当，“首长有什么指示？”

团长說：“小家伙，成了老兵了。”轉头对营长說：“去年我叫他，他的回答还是‘叫我作啥’？现在学得滿正规化了。”

营长說：“你回去马上把你們班长請来。”显然这是首长們早已研究好了，叫九班长来接受任务的。

“是！請九班长马上到連部！”刘虎复誦了一遍，“我可以走了嗎？”

团长笑着說：“你去传令吧！不过不要跑得太急，免得摔跤。”

刘虎“咔”的一个敬礼，向后轉，咔咔地走了，一步是一步，既正确又自然，称得起标准的战士。但是，前脚刚迈出口口，后脚早已跑了起来。

营长向团长說：“真是个好战士。”

从团到班，虽然相隔五級，可是，团长对三連的

每个战士都很了解。特别是对刘虎，更是了如指掌。刘虎，本島人。那年团长(那时还是連长)带着三連，跨海解放雄猫島的时候，他才六岁，轉眼已是长大成人。刘虎的爸爸叫刘岩，是这一带有名的民兵模范。敌人早就悬赏捉他，价碼是：活的一千，死的八百。刘岩說：“亏得我当了民兵，身价也高了，解放前我在他們眼里一文不值。可是，蒋秃头是白想，要抓我？办不到，看我的儿子去抓你吧！”于是，去年刘虎刚滿十八岁，他就把他送到了部队。父是英雄儿好汉，刘虎和他爸爸一样，滿身是劲，渾身是胆，特別听說打仗，一蹦三尺高。虽然平时办事有些毛草，但是，却有一股說干就干的作风，很是討人喜爱。

刘虎出了連部，拔腿就跑。一轉弯，差点和五班长撞个滿怀。五班长問他什么事情这样慌张？他眨巴眨巴眼睛說：“团首长叫我們班长去！”說完又跑了起来。二班的同志见他这等急，問他什么事？他連停也沒停，說：“团首长叫我們班长去！”說着还做了一个神秘的鬼脸。跑着跑着，又遇到了……就这样，他跑回班里，也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。这种新聞是长着翅膀的，不多一会，全連都知道了。于是，其他班也沉不住气，他們觉得再不去連部，恐怕这任务要交給別班了。所以，在九班长赶到連部时，其他各班的班长差不多也都到了。他們有的說是“来請示今天做什么訓練課目”，有的說是“来問問几点钟了”。不

管什么借口，团长早已明白他們的真正目的，便笑着說：

“这样也好，我們干脆开个班长會議吧！”

陈松挂帅点将

班长會議开了一个小时。首先是团长把敌情做了分析，說：

“根据两天来的情况看，蔣介石不是要对我采取一次軍事冒险行动，就是要在政治上做一笔什么生意。到底他們要做什么，现在还不完全清楚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上級决定由你們連派一个战斗小組，到敌島上抓个‘舌头’，以便摸清敌情，决定对策……”

团长刚刚讲完，各班长都爭着发言，要求任务。只有九班长陈松，坐在那里一动沒动，一言沒发。

等大家发言的高潮过去以后，团长說：“陈松，你这个‘鋼鉄班’的班长，在想什么？”

“报告首长，我在考虑这个任务應該交給对地形比較熟悉的人。”陈松講話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是那么平靜，“我們班的刘虎是本島人，对附近几个島子都比較熟悉，擒拿技术也不错；杨青，虽然是学生出身，身体沒刘虎那样壯，但是他胆大心細，机动灵活，射击技术又很好。他俩的家，都是在海边上，从小和水打交道，跳到水里跟鱼一样。至于第三个人，叫我

去吧！我没有比别人更多的优越条件，可是，首长知道，前年我去大鼠岛抓过‘舌头’……”

陈松讲话，常常把各方面情况分析得十分有理，使人听了无法不同意。别的班长虽然一致表示不能把任务给九班，但也说不出驳倒陈松的理由。陈松也不和人争执，只是耐着性子听大家的发言。

团长对陈松的发言也很赞许。心想：到底是荣誉班的班长，很懂得用脑子。他不禁又想起了陈松哥哥的英雄事迹。那是一九五三年夏季，九班还是陈松的哥哥陈柏当班长，一天夜里，敌人突然袭击雄猫岛，企图以压倒的优势，占领此岛，做为实现他们“反攻大陆”迷梦的跳板。三连与十倍于己的敌人，展开激烈的战斗，在最后一次反冲击时，陈柏抱起了爆破筒，冲向敌群，和敌人同归于尽了。陈柏的牺牲，给我军争取了时间，让增援部队上了岛，全歼了来犯之敌。战后，上级授给九班“钢铁班”的光荣称号。陈松那时还在读书，但他的心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抱定决心，到前线杀敌立功，为哥哥和牺牲的同志报仇。后来，陈松长大参了军，当领导上知道了他是陈柏的弟弟以后，就把他分配到九班来。三年过去了，陈松迅速成熟起来，个人仇恨已经和阶级觉悟统一起来了，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，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。他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优秀的党员，也担起了他哥哥生前的职务。

陈松给人的印象是“过于严肃”，分配到他班的战士，在第一周内，见了他总有点拘谨。的确，他沉默寡言，要求严格。但是，只要到了第二周，就会感到他除了对战士们严格外，还非常关心大家。到了第三周，又会感到在这个班里当战士，是幸福中的幸福。听听他刚才的发言，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相当认真扎实的。把这次战斗任务交给他，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

团长和其他干部商量以后，决定把这次去敌岛抓“舌头”的任务交给陈松、刘虎和杨青。

团长又再三向陈松讲明了任务，提出了要求，最后说：“陈松啊！任务是相当艰巨的，敌人既然打算搞阴谋活动，那么必然会有严密的戒备，千万不能有丝毫轻敌和麻痹思想……”

陈松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！”团长又说：“咱们一起到你们班去，找刘、杨二将，做一些具体的研究。”

杨青战前献策

刘虎不管有啥事，总是要告诉杨青的。今天，他把班长叫到连部以后，就去找杨青交换看法。他在宿舍周围找了老半天，没见杨青的影子。直找到岸边的一块大岩石后面，才发现杨青正在那里隐蔽地观察敌岛和海面。

刘虎跑得喘嘘嘘地说：“找了你老久，你倒跑到这里躲起来了。你快参谋参谋。”

杨青转过身，问：“参谋什么？”

“啊呀，你怎么还不知道，团长，营长，连长，指导员，还有各排长，都在连部开会，跟前摆着沙盘，我在窗口一探头，就被发觉了，叫团长把我‘抓’进去了……”刘虎一口气讲了下去，快得打机关枪一般。

杨青说：“慢点，慢点，讲话也得有个标点符号，要不，会憋死。”

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就是爱讲究文呀法呀的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工夫喘滋润气？”刘虎虽是这么说，话讲得到底慢了一些。“把班长叫了去了，你分析分析，有什么任务能不能交给我们班？”

杨青考虑了一会儿：“嗯！看样子——有七八分希望。”

“你再估计估计，会有什么任务？”

“我估计，可能首先是侦察任务。”

“怎么侦察法？”

“我正在研究。”杨青说：“我有这么个想法，这些日子，敌人的操舟机不是经常靠我们的渔船吗？我们出几个人，打扮成渔民，出海到二鼠岛附近打鱼，敌人看见我们到那里捕鱼，准会来船。要来的是大船，我们甩头就跑，反正只离我们两千多米远，等他靠近我们，我们也就快到咱们岛子边了，那时，就用

炮火封鎖住他們的歸路，俘虜他們的這隻船；如果他們來的是操舟機，上邊最多三兩個人，咱們就當場捉俘虜……”

“好計策！”是團長的聲音。

原來團營首長和陳松來到班里，沒找到劉虎和楊青，听人說到海邊去了，便找到這裡。他們走到岩石一側，正听到劉虎和楊青講話，便停了下來，團長向其他人示意不要驚動他倆。等到楊青講到這一打算，團長才禁不住的喝采起來。

劉虎、楊青見首長們來了，連忙立起敬禮。楊青報告說：

“報告首長，九班戰士楊青、劉虎正在個別談話。”

團長拍了拍楊青的肩頭，說：“小楊，你可真是將門之後，跟你爸爸學了不少戰術思想。”

楊青的父親是一位老紅軍戰士，在戰爭時期，就是師長。只是因為負傷過多，年齡也大了，便在一九五六年退出現役。本來他是可以過退休生活的，可他堅持要求回原籍參加農業生產。到如今雖又是五年了，可他的心一天也沒有離開部隊。父親對革命軍隊的眷戀，不知不覺地感染了兒子。楊青在十多歲的時候，就常常穿起父親的舊軍衣，讓爸爸喊着口令，練習步法、轉法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他那參加解放軍的志願，也越來越強烈了。一九五八年我軍炮

击金门蒋軍时，父子两人每天的第一件大事是看报纸。父亲从报纸上重温了部队那诱人的战斗生活，儿子则一直被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激荡着，恨不得插上翅膀飞上前线，和英雄们一起消灭敌人。去年杨青高中毕业，便向父亲提出要求：“我要参军去！”父亲听到这话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他早就有这个想法，他认为：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，都需要老的一代传下去，新一代接上来，象接力赛跑一般，一个接一个地、毫不松懈地跑到目的地。自己不能服现役了，就叫儿子接上班。杨青入伍前，父亲和他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，说：“小青，政治上、军事上、技术上、体质上，不管从哪一方面说，你离开一个真正的战士还差得远。你既然有勇气跳进革命军队这个大熔炉，那就不能怕革命的烈火冶炼。”杨青来到三连，可以说一直遵循他父亲的话向前走。他为了不让别人对他特殊看待，曾经要求领导上，不要把自己是高级干部的儿子这个出身告诉大家。

现在，杨青听到团长差不多要给他泄露了这个秘密，连忙截住团长的话，说：“团长，我是在胡想。”

“不！你想的有道理。”团长转身问其他干部：“怎么样，咱们接受杨青的计划怎样？”

营长说：“我同意，把鬼引出来捉，比到鬼窝里捉好得多。不过得敌人愿意上当才行。”

“敌人会上当的，他们欺压人民的本性决定了他